

● 经典名著 **天天读**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刘心武 / 主编

兔子坡

TUZIPO

[美] 罗伯特·罗素 / 著



中国当代著名作家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刘心武** 主编



人与动物和谐共处 · 爱与希望绽放光芒

森林里搬来了新邻居，兔子坡的居民们紧张又期待，可生活并不总是只有阳光。最终，勇敢的小兔子打开了新生活之门。正如人生，有好时光，也有坏时光，但生活总是充满希望，欢呼雀跃的心总是向着阳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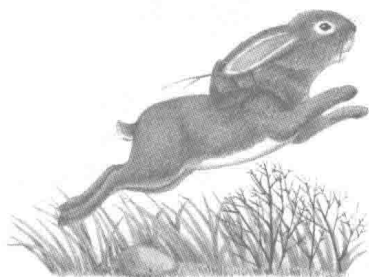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刘心武 / 主编

兔子坡

[美] 罗伯特·罗素 / 著

刘 晔 / 编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兔子坡 / (美) 罗素著 ; 赵庆华译. — 北京 : 北京教育出版社,
2016.5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 刘心武主编)

ISBN 978-7-5522-7712-8

I. ①兔… II. ①罗… ②赵… III. ①童话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8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098989号

语文新课标必读丛书

兔子坡



刘心武 / 主编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教育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 100120

网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三河市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720mm × 1000mm 16开本 14印张 200千字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2-7712-8

定价 : 23.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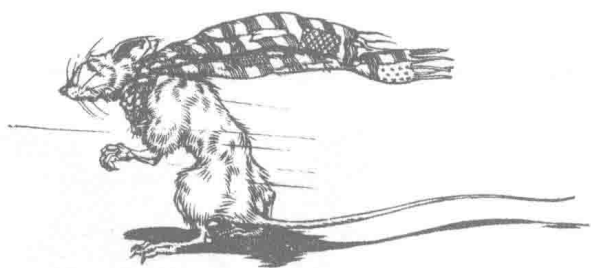
质量监督电话 : 13911108612 (010) 58572832 58572393



• 目录 CONTENTS

兔子坡

新居民要搬来啦·····	002
兔妈妈的担忧·····	013
小乔其之歌·····	020
阿那达斯叔叔·····	034
固执己见的波奇·····	042
搬家卡车·····	048
读书腐人心·····	053
威利落难夜·····	064
分食之夜·····	072
阴云笼罩山坡·····	082
紧张与冲突·····	090
大家尽情享受·····	099
人物档案册·····	108
阅读要点卡·····	110
我的读后感·····	112



本和我

一 我是埃莫森·····	120
二 富兰克林炉·····	127
三 我和本的约定·····	133
四 游泳时的一次意外·····	137
五 印书·····	143
六 电的实验·····	149
七 避雷针·····	155
八 风筝上的惊心动魄·····	160
九 战争开始·····	167
十 去法国·····	170
十一 法国之旅·····	173
十二 我的计划·····	178
十三 凡尔赛宫之战·····	184
十四 回国·····	193
十五 本的生日·····	197
人物档案册·····	201
阅读要点卡·····	203
我的读后感·····	205

兔子坡

兔／子／坡

新居民



要搬来啦

整座山坡兴奋得沸腾起来，众语喧哗，此起彼落，热闹非常。动物们在讨论着一桩重大新闻，从山坡上小动物们的言谈中到处可以听到这样一则消息：“新居民要搬来啦！”

小乔其跌跌撞撞地翻进兔子洞，气喘吁吁地嚷道：“新居民要搬来啦！爸爸妈妈，新居民就要搬来啦！”

兔妈妈正在翻搅着一锅稀粥，她抬头说道：“哦，早该是新居民搬来的时候了，真希望他们是庄稼人，不要像以前那些居民一样搬来迁去，没有长性。这里三年来都没有一个像样的菜园了，每年入冬我们都储存不到足够的粮食。去年是最糟糕的一年，我简直无法想象我们是如何过活的。唉，可惜我们还不知道新居民是不是庄稼人，真是毫无办法呀！”提到食物来源问题，兔妈妈总是显得忧心忡忡。

“亲爱的，”兔爸爸说，“尝试培养乐观豁达的心态吧！小乔其带来的消息或许宣告着一个美丽而富饶的新时代开启呢！我觉得我最好去附近走走，从左邻右舍口里探听一下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兔爸爸是一位南方绅士，



言辞总是文绉绉的。

兔爸爸轻手蹑脚地走过荒置许久的庄园，高大的砖房在暮色中矗立着，显得幽暗而又寂寥。窗子里没有烛光，附近没有人的踪影；屋顶的木瓦支棱着，已近枯朽；百叶窗歪七扭八地吊挂着。微风拂过，枯枝败叶在人行路和车道上簌簌作响，大地静默，满目萧条。

兔爸爸怅然忆起，在过往的岁月中，山坡并非如今这幅景象。那时候，草原上铺着地毯般厚实丰茂的鲜草，田野上生满苜蓿，园子里的蔬菜长势可喜。兔爸爸、兔妈妈以及他们的儿女都活得很好，山坡上所有的小动物也都活得像他们一样好。

那些日子里，住在这里的居民对小动物们非常友善，晚上他们常和动物们玩捉迷藏，笑语喧哗。那些日子里，臭鼬妈妈总是和她的孩子们排成纵队，一路游行般地穿过草坪；那些日子里，那里有只西班牙女猎狗，她年老体迈，身材臃肿，总是和旱獭吵得不可开交，但是她的心地是好的，她只是爱跟别人拌嘴，从来也没见她真正伤害过谁。而且，有一次，她收容了一只迷路的小狐狸，将他和自己的小狗养在一起。现在想来，那只小狐狸是现在这只狐狸的叔叔，还是父亲呢？兔爸爸的记忆模糊了，就好像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自打那些居民搬走之后，山坡就被厄运笼罩了。新来的居民心肠很坏，也十分懒惰，并且一点也不知道为小动物们着想。漆树和毒藤占据田野，草坪上杂草蔓生，草原已不复存在。去年冬天，那些居民搬走了，留下空空如也的房子和幽暗深邃的黑墙，百叶窗在冬夜的暴风雨中噼啪作响，听上去有点毛骨悚然。

兔爸爸一边想着，一边走到工具间。以前这里堆砌着大量的谷物和鸡饲料，用来喂食那些饥肠辘辘的田鼠。而现如今，这里已经空置多年。在那饥寒交迫的冬日，所有可供食用的粮食被搜刮殆尽，再也没看见有动物来过



怀旧的老绅士总是忆起过去的时光



这里。

旱獭波奇正在旁边的草地上，饥饿地将一团乱草刨抓在手里。他身体羸弱，皮毛好似被虫蛀过一般——和他去年秋天大腹便便地挤进洞里的样子一点也不一样了。他每吃一口，都会抬起头，四处观望一会儿，一边嘟囔着，一边又抓起一把乱草根。这让他的牢骚变得时断时续。“瞅瞅这草坪，”他吼着，“瞅瞅……嘎嘎……连一片苜蓿叶都没有，只有这些乱七八糟的杂草……嘎嘎，该有新居民搬来了……嘎嘎……早该如此了……”听到兔爸爸客气地和他打招呼，波奇便停下，直起身来。

“晚上好，波奇。在这又遇见你真让人高兴。我猜，你度过了一个舒适的冬天吧？现在这个和煦的春天，对你的健康最有助益了。”

“这可说不好。”波奇又发起牢骚来，“我觉得我的身体还算健康。只不过跟其他动物一样，瘦得皮包骨头。要是我们都得用这玩意儿来长肉，也太悲哀了！”他朝着面前杂草丛生的草坪，鄙弃地摊摊手，“后来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是大懒汉，什么都不耕种，害得所有东西都枯掉。不是我说，早该是新居民搬来的时候了！”

“我正要向你征询这件事。”兔爸爸说，“我已经听说新居民要搬来啦，如果这个消息可靠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只是不知道是确有其事呢，还是道听途说？你有可靠消息吗？”

“道听途说？”波奇抓耳挠腮，显然，他对兔爸爸的辞藻有点难以理解，“呃，让我来告诉你吧。我听说，两三天前，房产经纪人带着一些人来这看过房子，里里外外查看了一遍；我听说，木匠比尔昨天来检查过屋顶，还查看了工具房和鸡舍，在纸上计算着什么；我还听说，石匠路易今天也来了，绕着旧石墙和台阶检查了几圈，也在纸上写写画画的。我还听说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他凑近了些，努力踮起脚，“那个住在岔路口的叫提姆的家伙，就是专门负责管犁地、耕种的那个，我听说他今天下午也来检查过旧菜园、草

坪和北边的田地，他也在纸上计算过。你看这表明了什么？”

“我认为这些听起来都是好的预兆，”兔爸爸说，“毋庸置疑，新居民就要搬来了，而且他们十有八九是庄稼人。假如这附近能有一些勤快的庄稼人，我们也能跟着沾沾光。一大片长势良好的早熟禾，现如今……”兔爸爸是很久以前从肯塔基州搬来的，每当谈起家乡的早熟禾，他就喋喋不休，惹人生厌。

“早熟禾可是不适合在这里种植的，”波奇打断兔爸爸的话，“它们在康涅狄格州这里，可一点也不合适。对我来说，有块苜蓿地和提木西草地就心满意足了。嗯，是的，最好再有个菜园。”波奇说着，眼眶就泪光点点了，“再有点甜菜叶子，或者几颗豌豆，外加一点马鞭草，哦……”他顿时恍惚了，用爪子扯着稀疏的草，痛苦难耐。

兔爸爸的心情愉悦了许多，他踱着方步继续前行。毕竟，艰苦的日子即将过去。这几年，他的许多朋友都离开了山坡，他已经成家的孩子们也都另谋住处了，兔妈妈显得越来越忧心。新居民也许可以让他们重新过上以前那种美好的生活……

“晚上好，先生，祝你好运！”灰狐狸彬彬有礼地说，“我知道，新居民就要搬来啦。”

“也祝你晚上好，先生。”兔爸爸回答说，“所有迹象都表明这件令人高兴的事要发生了。”

“我一定得感谢你。”狐狸接着说，“谢谢你昨天早晨把追逐我的那些狗引开。当时情况不妙，我刚大老远地从威士顿带回来一只母鸡，最近，咱们这里的野味可太少了。为了逮这只母鸡，我跑了足足八英里远的路呢，那母鸡是个执拗的老姑娘，她就那么僵直地端坐着，那些狗扑向我的时候，我几乎已经筋疲力尽了。你那么灵巧地对付了他们，为此我要感谢你。”

“这件小事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兔爸爸说，“我老是喜欢跟那些猎狗



跑一跑，把他们引开，当年在我那长满早熟禾的家乡……”

“是呀，我知道。”狐狸连忙说，“你是怎么对付他们的？”

“呵呵，我只不过是逗他们到山谷玩玩，穿过几个荆棘丛，将他们引到吉姆·科利的电网那儿结果了他们。真是低智商的畜生，跟他们跑一跑真称不上是运动，简直太低级了。我那长满早熟禾的家乡才有真正纯种的、训练有素的猎狗。对了，我记得……”

“嗯，我知道啦。”狐狸话音未落，就隐没在树丛里，“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

灰松鼠正在绝望地挖来挖去，他总是不记得自己将坚果埋在了哪里，何况，去年秋天也没什么值得埋的。

“晚上好，先生，祝你好运。”兔爸爸说，“看来你的确需要点运气。”兔爸爸看到灰松鼠徒劳无果的挖掘痕迹，笑笑说，“老伙计，原谅我出言不逊，你的记性可是大不如前了。”

“我的记性一向如此，”灰松鼠叹了一口气说，“我从来都不记得自己的东西放在哪儿。”他停下来歇了歇，眺望着遥远的山谷，“可是我却清楚地记



灰松鼠总是忘东忘西的

着一些其他的事情。你还记得咱们以前的日子吗？山坡上的居民那么友善，一切都很好。每当圣诞节来临，年轻人总是给咱们装点圣诞树，并且在上面挂上各种各样好吃的食物。”

“当然记得。”兔爸爸说，“我敢说，那些时光里的美好回忆让我们每个人都铭记于心。希望新搬来的居民能帮我们找回那些美好的时光吧！”

“有新居民要搬来了吗？”灰松鼠立刻问道。

“的确有这样的传闻，而且近来的种种征兆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那太好了。”灰松鼠说，他又抖擞精神，起劲地挖掘着他的坚果，“我都没听说这个消息呢，最近只顾着到处乱挖。我的记忆力实在太差劲了……”

田鼠威利飞跃到鼯鼠的土堆边上，吹着尖厉的口哨。“鼯鼠，”他嚷道，“鼯鼠，快出来！有新闻哪，鼯鼠，有新闻！”

鼯鼠将脑袋和肩膀钻出地面，用失明的眼睛望着田鼠威利，尖尖的鼻子抖动着。“哦，是威利呀，什么事这么激动？”

“绝对是重磅消息！”威利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哦，鼯鼠，大新闻哪，新居民就要搬来了！大房子里，新居民哪……大伙都猜他们可能是庄稼人。鼯鼠，说不准种子和鸡饲料又会从工具房的裂缝中满溢出来，整个冬天我们就能尽情享用了，就像在夏天时一样。地窖里也会热起来，我们就能挨墙打洞，温暖舒适地过活了。他们说不定还会种植郁金香，鼯鼠，要是现在能有个鲜美香脆的郁金香球茎，让我拿什么去交换我都愿意！”

“唉，又是球茎的老把戏。”鼯鼠轻笑着说，“我就知道，我负责挖，你就跟在我后面把地道里的球茎吃掉。这对你来说是蛮不错的，可对我而言又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挨骂之外，一点好处都没有。”

“别这样嘛，鼯鼠。”威利一副委屈的样子，“这么说多伤感情，我们可一向都是好朋友。好朋友应该分享东西的。”他轻轻抽着鼻子，有点呜咽。



朋友间无私的分享是惠而不费的事

鼯鼠笑着伸出爪子，拍拍威利的背。“好了，”他笑着说，“不要总是这么敏感嘛，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我的眼睛失明了，如果没有你，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又怎么能看见东西呢？每当我想看东西的时候，我会怎么跟你说来着？”

威利停止了呜咽，说：“你会说：‘威利，做我的眼睛。’”

“就是嘛，你就是我的眼睛。你会告诉我某个东西是什么样子的，它们的形状、大小和颜色。你描述得真好，没有人能比你描述得更好了。”

威利不再感到伤心了：“如果有人放置了鼯鼠夹，我也会告诉你的，难道不是吗？还有，在有毒药或者要轧草坪的时候……可是，已经很久没人来轧这块草坪了。”

“好啦，我都了解了。”鼯鼠笑着说，“擤干鼻涕，去走走吧。我要准备张罗晚餐了。近来，周围的食物真是少得可怜。”鼯鼠钻回了地道。威利看着土堆的突脊慢慢延伸过草地，在草地尽头随鼯鼠的挖掘动作摇摆、起伏着。他跑上前去，敲叩着地面，说：“鼯鼠，等新居民搬来了，我会做你的眼睛，好好为你描述的，我说到做到！”

“你当然会了。”鼯鼠的声音从泥土中隐约传来，“如果挖掘到了郁金香球茎，我也会留给你的。”

臭鼬菲威站在高坡上的松树林边，俯视着下面的大房子。一阵轻柔的“沙沙”声响起，红公鹿站在了他的身旁。“晚上好，先生，祝你好运。”菲威说，“新居民要搬来啦。”

“我知道。”红公鹿说，“他们早就该搬来了。虽然这对我而言不是十分重要，毕竟我是打游击战的。但是对山坡上的动物们来讲，生活实在是太糟糕了，食物实在是太少了。”

“是呀，你是打游击战的。”臭鼬回答道，“可如果菜园里种植满了可口的蔬菜，你也没理由拒绝的，不是吗？”



生活中总有一些值得我们奔走相告的好事

“呃，那倒是，如果我正好在菜园附近，能弄到手的话。”红公鹿只得承认了。他用鼻子嗅了嗅，说，“菲威，你不介意挪动一些吧？可以吗？我的意思是你能不能往下风处挪一些？好的，非常感谢。我刚才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我很喜欢新鲜菜叶，例如生菜、卷心菜什么的——必须是很鲜嫩的，老菜叶会让我消化不良——但是我的最爱当数番红柿啦，不，西红柿。试想一下，如果你能咬一口鲜嫩多汁的西红柿，啧啧……”

“我才不要咬什么西红柿呢。”菲威打断他的话，“新居民是不是庄稼人我一点也不在乎——当然，我只是替山坡上的其他动物们在乎——菜园里的东西对我毫无价值，我期待的只是新居民们的厨余垃圾。”

“你的胃这么好伺候哇，菲威。”红公鹿说，“呃，顺便说一下，风向好像有变化，你介意再挪动一些吗？好的，这样好多了，谢谢了。我刚才就是说……”

“我的胃好伺候？”菲威有点生气地回答，“那是因为你不了解厨余垃圾的好处，厨余垃圾有好有坏，就像人也有好有坏一样。有些厨余垃圾简直不配叫厨余垃圾。但是有的厨余垃圾，没有比它们更好的东西了。”

“当然有了。”红公鹿说，“比厨余垃圾好得多。还是换个话题吧。狐狸正满心盼望新居民养着小鸡或者小鸭呢。你也很感兴趣吧？”

“小鸡是还不错啦，但是我只喜欢很小的鸡。”菲威应和着，“鸭子倒是也还可以啦，但是要说起厨余垃圾……”

“哦，天哪！”红公鹿咕哝着，“风向又有变化了。”说着退回到树丛里去了。

冰冷的地上还残存着一些霜冻，糖蛾爷爷伸着自己脏兮兮的懒腰，舒展一下僵硬的关节。他的声音细小而且嘶哑，却足够用来叫醒自己那些沉睡着的、成千上万的子孙们。

“新居民要搬来啦！”他嘶吼着，“新居民要搬来啦！”糖蛾爷爷的声音窸窸窣窣地传给那些尚在打盹的子孙们。他们慢慢地抖动着灰不溜秋的身体，伸伸懒腰，开始爬过厚重湿冷的泥土。待到鲜嫩的植被生长出来，他们就能在地面上严阵以待了。

山坡上到处都是这样的一派景象。在灌木和杂草中，骚动着、喧闹着，动物们奔走相告，没完没了地揣测着这则大新闻：新居民要搬来啦！